

The Giver

# 記憶

露薏絲·勞瑞 著  
鄭榮珍 譯

# 傳承人

 東方出版社



六十多年來，東方一直是國內兒童小說的代言人，許多關心閱讀的家長、老師見面了，常常會問：「東方什麼時候推出服務青少年以上讀者的作品？」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的改變，邁入青春期的孩子，除了經典作品之外，的確需要更多符合他們這個世代需求的讀物，幫助他們面對徬徨、不安、困惑，或是迎接充滿理想的未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驅策下，「青春悅讀Bridge」終於在籌畫年餘後，推出與新世代見面了。之所以取名「青春悅讀」，是我們希望青春飛揚的這一代，能樂於接近這批精選自世界各國的文學傑作，從中擷取與成人文學不同的氣息，涵養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智慧。副標Bridge則清楚標示出我們規畫這條書系的企圖心：

1、Bridge 是銜接兒童過渡到成年的橋梁。針對青少年這個年齡，推出合乎他們年紀、趣味、歡樂或困窘的作品，不矮化他們強作天真，但也不世故老成，說些似懂非懂的深刻道理。所以在《沉默到頂》中，探討的是對異性的好奇與羞怯；《伊爾莎離家出走》則呈現破碎家庭的心靈創傷。我們希望真實



呈現這個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境，為長遠的人生作準備，思考人生百態。

一、Bridge 是跨越國界地域的橋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世界角落的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當代青少年除了關心這塊土地，更要放眼世界，透過一本本的文學傑作，得到充足的資訊與宏觀的視野。

二、Bridge 是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條書系不論是內容、文化背景或作者關心的議題，都非常多元化，藉由閱讀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洗禮，汲取不同的人文素養。

四、Bridge 是同儕間溝通的橋梁。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成長過程，生長經驗有限，透過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與書中主人翁一起成長，演練自己的生活技能，甚至發揮同理心，對相同遭遇的同儕適時伸出援手。

五、Bridge 是親子、師生間溝通的橋梁。傑出的青少年文學作品，不僅感動青少年讀者，也同樣感動成年人。透過這些作品，家長、老師可以深入青春期孩子的心裡，了解他們的困惑或難題，找出共同的溝通語言。

青春不等於叛逆，青春不等同膚淺，「青春悅讀Bridge」將使青春的心靈更柔軟，更有深度；讓成人的心靈更包容、更溫暖。希望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都是一道彩虹橋。





## 作者介紹

露薏絲·勞瑞，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生於夏威夷，父親在軍中擔任牙醫，他們一家人也隨著軍隊移防，遷徙世界各地。二次大戰期間，她住在外祖父母位於賓州的老家，十一歲到上高中之前，則在日本度過；後來進布朗大學就讀，但只修完兩年課程便結婚了，直到生完四個孩子後才重拾課業，從南緬因大學畢業。

露薏絲·勞瑞的寫作生涯起步較晚，四十歲時才嘗試完成小時候的夢想——當一名作家。結果卻一鳴驚人，如今她不但是世界知名的作家，還獲得兩次紐伯瑞金牌獎。除了寫兒童小說、短篇故事，她也撰寫評論、專業的論文。

她的寫作題材非常廣泛，風格多樣，有生活幽默小說《阿納斯塔西亞·克魯布尼克》（Anastasia Krupnik）、談戰爭與屠殺的《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描寫未來烏托邦社會的《記憶傳承人》（The Giver）、此外還有涉及收



養、精神疾病、癌症等議題的二十多本著作，堪稱是一位多才、多變的作家。

其實她本身就是一位很懂得過生活的人，她好學不倦，博覽群書，閒暇喜好編織、橋牌、園藝。此外還是烹飪高手，收藏了各式各樣的食譜書。除了作家頭銜外，她還是專業攝影師，透過作家獨具的慧眼，構思出一幀幀具深度的影像。

《記憶傳承人》是露薏絲·勞瑞第二本獲紐伯瑞獎的科幻小說，靈感來自小時候居住日本的經驗。那段日子裡，由於父母的刻意保護，不論衣、食、教育，她都過著和在美國時一模一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雖然安逸、舒適，但相對的也少了接觸異國文化的刺激與驚喜。所以成年後她一直在思索，是否住在一切都控制良好、生活無虞的環境中，就能獲得幸福？露薏絲·勞瑞試圖在書中讓讀者和主角一起思索這個問題，而關注青少年所面對的各種不完美的人生、人際關係，正是她成功的地方。

理想國四部曲

總導讀

# 追尋親情的烏托邦

張子樟（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長）

經過漫長二十年的積澱，先後於一九九〇年與一九九四年以《數星》（Number the Stars）和《記憶傳承人》（The Giver）兩部作品，兩次榮獲紐伯瑞金牌獎的青少年小說大家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終於在二〇一二年，七十五歲高齡時完成理想國四部曲。《記憶傳承人》於一九九三年出版後即好評不斷，不久就得到紐伯瑞獎；二千年完成《歷史刺繡人》（Gathering Blue）；二〇〇四年我們讀到《森林送信人》（The Messenger）；二〇一二年《我兒佳比》（Son）問世。

細讀這四部作品，讀者可把它們歸類為反烏托邦小說，雖然每個故事各有主角，也可獨立，但基本架構仍然有連結之處。譬如首部曲《記憶傳承人》的主角喬納思逃離同化社區，放棄記憶傳承者的身分，他的生死成為一個謎。作者在二、三部雖沒有直接點明，但聰明的讀者細讀時，不難發現書中的另一村落樂土的領袖，就是大難不死的喬納思。到了第四部曲時，喬納思與綺拉結婚，卸下領袖重擔，主角換成克萊兒與佳比母子。克萊兒在同化社區裡，身為孕母，因為未服用藥丸，竟一直思念編號三十六，即被喬納思帶走的嬰兒佳比，於是決心遠離家園尋找兒子。

好的少年小說總不離親情、友情、愛情的宣揚，這四部曲尤其強調親情。在首部曲中，主角喬納思是孕母所生，與所謂的「父母」毫無血緣關係，因此與家人互動時，彼此言語僵硬，不含情意。他在接受記憶傳承訓練時，反而嚮往為長者慶生的畫面，渴望可以擺脫制式的生活，以獲得真

正的親情滋潤。他的出走當然也受到記憶傳授人親生女兒蘿絲瑪麗（Rosemary）自求解放的影響，因為他們父女展現的是大愛。後來喬納思從未提到他形式上的養父母，對自己的養妹也只是輕鬆帶過，因為他追尋的也是人類大愛。

對於熟悉《記憶傳承人》的讀者來說，《歷史刺繡人》的情節似曾相識，同樣是閉鎖型的社區。社區的生活同樣由一群所謂的長老掌控。綺拉的遭遇宛如喬納思的翻版。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細心的觀察，她發現了真相，只是為了更大的使命，她必須隱藏自己的情感。母親的過世讓頓失親情的她轉而對小麥、湯瑪、小喬深切的關懷，直到未曾謀面的盲父出現，她才無法抑制的宣洩對親情的渴望。

《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即小麥）也一直期待親情的滋潤。他在原生家庭裡並未得到應有的照顧。認識綺拉後，感受到她的和善，便把她當作親姐姐般看待；後來與綺拉的盲父同住，也視其若父，甚至不惜冒著生



命的危險，帶領綺拉勇闖森林。至於《我兒佳比》中的克萊兒，則是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親生兒佳比，她歷盡艱辛，縱使捨棄青春也要請求交易大師指點迷津，最後終能達成願望。克萊兒的強烈母性，可以說是作者追憶喪子的情緒轉移，作品帶有淨化作用。

勞瑞書寫這四部曲的基本手法，仍然依循著「在家↓離家↓返家」

(home→away→home) 的追尋 (quest) 模式 (也就是神話大師坎伯在《千面英雄》裡提到的英雄歷險過程：啟程、啟蒙與回歸)。  
《記憶傳承人》中的主角喬納思帶著佳比離開居住的社區，目的有二：一是將傳授人背負的一切，歸還給社區裡的每一個人。二是自己去尋找另一個真正的樂園。  
《歷史刺繡人》中的綺拉被迫毀家，走入預先設計安排的另一個舒適卻冰冷的處所。等她認為自己使命已達時，再跟隨麥迪到另一個家——她盲父的家。  
《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離開充滿暴戾的家，去追尋新的歸

屬，終於在另一個略具烏托邦模式的村子落戶，並與綺拉的盲父同住。《我兒佳比》中的孕母克萊兒為了尋找親生佳比，被迫離開原來的社區，經過艱辛的考驗後，終於到達新的烏托邦村子。

這些角色即使能夠完成旅程，重返家園，也會赫然發現，原來的家已經不是原本的模樣，因為經過不同時空的陶鑄與冶煉，擴展了自己的省察視野與生活歷練，對家的觀念也會有另一層新的看法。他們可能學會自我調適，讓自己適應新家，或者顛覆已經瀕臨滅絕的老家，另起爐灶，給家人帶來新氣息、新希望。

作者刻意鋪陳各書中主角的追尋旅程，其用意並不難理解。「大同世界」一直是古今人類嚮往的理想社會，但實際生存的社會，卻始終與理想社會差距太遠，於是一些先知先覺便把這種願望寄託在創作中。在中國，我們有陶潛（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李汝珍的《鏡花緣》（如「君子國」的說法）；在西方，除了較早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與穆爾的《烏托

邦》說法外，希爾頓的《香格里拉》也給予我們相當程度的憧憬。但這些作品基本上不切實際，不合人性人情，因為禁絕飽暖以外的一切物欲，根本違反人類天性。在經過上天下海，苦苦尋覓之後，人們發現烏托邦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激勵，所以二十世紀開始，出現的反烏托邦文學就是這種理念的反動，例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島》，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山莊》；這些作品強調的是：烏托邦社會只是一種虛幻的想望，不可期待。

藉由理想國四部曲，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烏托邦制度的檢視。《記憶傳承人》裡的老傳授人在傳授記憶的過程中，幫喬納思揭露了社區的真相，並間接鼓勵喬納思出走，把所有記憶還給社區的每一個人。《歷史刺繡人》中的綺拉以近乎神奇的刺繡天分僥倖存活，但盲父卻告訴她：迫使她差點成為孤兒的，正是她一向視為恩人的長老；她又在傳唱大會上，親眼目睹傳唱人腳踝上的腳鐐時，才終於了解這個社區的本質。即使在《森

林送信人》中接近真正理想烏托邦的村子裡，亦有許多異議的聲音。良師益友的反常態度、社區出現反對收容更多外來者的聲浪，加上交易大師的攪局，都令人不安。整個理想社區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

《我兒佳比》先從不同角度重述克萊兒與喬納思曾經生活過的同化社區的故事，再把前面三本小說的角色牽連在一起，故事既有魔法又帶神祕。背景雖是三個獨特的社區，但主軸都不離對愛的渴望與反思。在《記憶傳承人》和《歷史刺繡人》裡，作者把「自私」與「掌控」描述成一件自然不過的事。統治階層往往站在制高點，做出一些不見得正確、甚且有害大眾的決策。在《森林送信人》、《我兒佳比》裡，人性中的「惡」以一種超自然的、巧妙的處理方式，做出相同的詮釋；只是擁有奇特力量的交易大師，終因誤用能力而導致滅亡。

這些追尋理想夢土的故事，同時告訴我們，即使是像大森林之外的那個力主自由民主、收容不同族群的村子，也難免會出現「良師益友」或

「交易大師」這類自命不凡、自以為是的人物。他們自私自利，以完成某種企圖為終極目標，往往使整個村子陷於不安、混亂的狀況。他們忘記村子創立的宗旨是「無私」，他們忘記他們逃離「政府殘暴、嚴刑峻法、民不聊生、虛幻不實」的故鄉，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生存空間。人們在追求與形塑完美社會的過程中，如何避開或去除這類人性中原本具有的「惡」，是許多深信人性本善的人必須費盡周折才能達成的。

在細讀這四部曲後，我們充分了解烏托邦永遠無處可尋。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生存的空間永遠有無數的難題等待解決。

這一系列小說和一般科幻小說不同，它們不刻意強調高科技的奇幻與毀滅性殺戮的場面，沒有恐怖的爭權奪利的描繪，沒有虛無渺茫的未來承諾。它告訴讀者，人間天堂不是香格里拉，不是人民公社，而是我們目前正生活其間的現實世界。縱然這世界並不完美，有太多的生死離別，依然是最理想的世界——不要畏懼，也毋須排斥。

## 找回選擇權

鄭榮珍

對於未來，我們總是懷抱奇思夢想。也許穿越時空的飛行器已經發明，也許飲食方式起了革命，也許學校的學習不再是一場噩夢，也許星球之間已沒有藩籬，因此科幻小說興起，以破除現實世界規則的天馬行空，建構虛擬的未來世界。未來世界出其不意的邏輯，乍看之下或許充滿新意，但新世界的新邏輯卻可能隱含更多生存的難題、人性的考驗，這也是科幻小說令人怦然心動的地方。它迫使人們正視文明演進的軌跡，提出未來可能產生的危機，讓讀者不得不回頭省思眼下的生活和腳步。

東方出版社

在一九九四年摘下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金牌獎的《記憶傳承人》，是一部看似寫實小說，細讀之下，方知進入了一個烏托邦，描繪未來社區型態的寓言小說。書中沒有邦國觀念，取而代之的是社區意識。

故事以即將邁入十二歲的喬納思為主軸。喬納思最喜歡每年的十二月，因為眾人翹首盼望的社區「大慶典」即將來臨，它不是聖誕節，因為社區裡沒有宗教意識，而是所有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都將在這一天一起進階，領受長一歲的賀禮。比如一歲的孩子將有自己的名字，八歲的孩子可以開始依據興趣當義工，九歲的孩子可以領到自己的腳踏車，最重要、也最受關注的是：十二歲的孩子將獲知未來被派任什麼工作。

在這則故事裡，令人眩目的不是機器戰警或奇形異狀的外星人，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社區。它的領導結構很簡單，

最高單位是長老會，由一群社區裡最具智慧的長老組織而成，負責決定社區的大事、法則、眾人的工作。

為了讓農作物有最佳產能，這裡恆溫，沒有春夏秋冬四季，沒有太陽、月亮、動物和風雨。為了將危險減到最低，不讓大家有病痛，這裡沒有汽車，醫藥免費，婦女不用生育，而由職業「孕母」代理。為了避免增加社區成本，成長遲緩的嬰兒、年紀過大的老人、第三次犯錯的犯人，都要被「解放」——也就是安樂死。

這裡崇尚一致性，避談個人特質，以免凸顯差異。因此周遭不需色彩，每個人也喪失色彩辨識能力，每家每戶住同樣的房子，用同樣的家具，吃分配的食物，過著單調一致的生活。



唯恐居民判斷力不足，做了錯誤的選擇，長老會還為大家決定人生的伴侶、一生的工作，為每個家庭分配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只有八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可以選擇自己想要擔任的義工，享受自由選擇的快樂，並藉以讓長老了解每個孩子的性向和能力，然後在十二歲的慶典中，每個孩子就會知道自己被派任的工作。

書中主角喬納思在「十二歲的慶典」裡，被指派擔任「記憶傳承人」的職務。這是一項備受尊崇的工作，只有最聰明、最有智慧和勇氣超強的人，才可能中選。在「上級指導員」——現任記憶傳承人的帶領下，喬納思一點一滴的領略：過去的世代裡，所有的東西都有顏色，生活中處處有選擇，有冒險的快樂，也有溫馨的情與愛；當然也有殘酷的戰爭，病、傷、飢餓的痛楚，以及使人心碎的生離死別。而這些，在他十二歲生日以前不曾經歷過；甚至整個社區除了記憶傳承人之外，也無人知曉。所以他

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來傳承過去的經驗，以便在適當的時機，給予大家智慧的建言。

喬納思在接收記憶的過程中，經驗了過去家庭組成方式特有的溫馨、關愛，享受了色彩繽紛的喜悦，也經歷了戰爭嚴酷的傷痛，他這才發現：在自己所處的烏托邦社會裡，雖然不用擔心沒工作，甚至不用擔心身體不適，但是，單調、沒有變化、沒有選擇權的生活竟是如此的無趣。

他慢慢體會到現今的社區缺乏真愛；逐步認清社區制度不合理與嚴重缺失：人與人之間過度冷淡，缺乏對人類最基本的憐惜和對個人差異的尊重；於是他最後決定逃亡。因為現任記憶傳承人曾經說過：記憶傳承人一旦離開，所有的記憶就會重回社區成員的身上，讓大家體會人與人間的差異性，並能運用判斷力獲得選擇權的快樂。

在本書的最後兩個章節裡，作者描繪了喬納思身心受到飢餓、恐懼、寒冷的煎熬，以及逐漸步入另一社區的喜悅，卻沒有明確點出喬納思的逃亡行動是否成功，而是以喬納思彷彿看見聖誕佳節闔家團聚的溫馨情境，留下了一個讓讀者思考、臆測的空間。因而這本雖然沒有感官刺激，卻被公認為最能激發閱讀興趣的寓言小說，在美國出版後，旋即引起孩子們的熱烈討論。到底喬納思是否抵達了另一個他所嚮往的社區？或一切只是他臨終前的幻想？學校的老師也很喜歡在課堂上讓學生討論書中想要傳達的價值觀、探討社會的各種形式，並藉以引導孩子尊重歷史、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一切。



東方出版社

# 記憶傳承人

出版緣起	2
作者介紹	4
理想國四部曲 總導讀	6
導讀 找回選擇權	14
第一章 分享	24
第二章 養育嬰兒	38
第三章 視覺變化	50
第四章 義工	58

東方出版社

#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五章	戰爭的痛苦……	180
第十四章	安撫佳比……	166
第十三章	異於常人的生活……	151
第十二章	看見顏色……	139
第十一章	記憶流轉……	128
第十章	儲存記憶的人……	116
第九章	特殊規則……	107
第八章	記憶傳承人……	99
第七章	分發工作……	88
第六章	進階典禮……	76
第五章	激情……	68

The Giver

# 記憶傳承人

第二十三章	嚮往的地方	254
第二十二章	親身體驗	248
第二十一章	逃 亡	238
第二十章	計畫遠離	223
第十九章	解 放	215
第十八章	記憶回流	206
第十七章	格格不入	195
第十六章	愛的傳導	183

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 第1章 分享

十二月就快到了，喬納思開始感到恐懼。不對，不是恐懼，他想，恐懼是指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深深感覺不安。一年前，一架來路不明的飛機在社區上空盤旋了兩圈，當時他確實覺得恐懼。那兩次，他都親眼目睹。當時他眯著眼睛望著天空，看見那架外型優美的噴射機快速飛掠而過，身影遠去後，才聽到它轟隆隆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同樣一架飛機，又再次從另一端疾飛而來。

起初，他只是單純的被吸引，因為平常飛行員飛越社區上空是有違規定的，所以以前從沒這麼近距離打量飛機。有時候飛機載運補給品，橫越河面後降落在





河對岸，孩子們就會騎著腳踏車來到河岸，著迷的看著飛機卸貨、起飛，最後朝西方遠離社區。

但是，一年前的那架飛機不一樣。它不是那種外型矮壯、肚子圓鼓鼓的貨機，而是一架鼻翼尖銳、單人駕駛的噴射機。當時喬納思焦慮的四處張望，看見其他人，包括大人和小孩，也跟他一樣，通通停下手邊的工作，困惑的等待著，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接著所有的居民接到指令：進入最近的建築物，不准隨意走動。擴音器裡傳出刺耳的聲音：「腳踏車留在原地。立刻行動。」

喬納思不假思索，馬上把腳踏車丟在家後頭的小徑，跑進屋裡，獨自留在屋內。他的父母都外出工作，妹妹莉莉那時正在幼兒園，消磨她下課後的時光。

他從前面的窗戶看出去，街道上空無一人。平常在這時刻，往來頻繁的清道夫、環境美化人員和食品送貨員，這會兒都不見了。路邊到處是被棄置的腳踏車，有部腳踏車車輪朝天，兀自旋轉著。

那時他真的害怕，他強烈的感覺到整個社區劍拔弩張的氣氛。他的胃不禁劇烈的翻騰起來，身子也不由自主的跟著發抖。

可是，什麼也沒發生，幾分鐘之後，擴音器再度響起，這次語氣較緩和、輕鬆，播音員解釋：有位正在受訓的駕駛員讀錯了航行指示，所以轉錯了彎。

「不用說，他會被解放的。」擴音器裡的播音員在布達最後這項訊息時，語帶嘲諷，彷彿自己都覺得有點好笑。雖然喬納思深深明白這種聲明背後的嚴肅意涵，卻也不禁微微一笑。對於在社區中奉獻心力的市民來說，解放就是最後的判決，是一種可怕的懲罰，一項令人驚悚的失敗聲明。

如果孩子們在玩遊戲時，用這個詞彙來嘲笑玩伴接球失誤或賽跑時跌跤，是會被大人斥責的。喬納思以前就有過一次這種經驗，那次亞瑟犯下一個不該發生的錯誤，害他們球隊輸了比賽，他對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大叫：「就這樣，亞瑟！你被解放了！」結果他馬上被帶到旁邊，教練嚴厲的數說他一頓。他低頭認錯，非常困窘，賽後還跟亞瑟道歉。



現在，他一邊沿著河邊小徑踩著腳踏車回家，一邊回想起那種恐懼的感覺。他記得那次飛機在天空快速飛行，帶給他一種誇張、胃痙攣的恐懼，這跟現在十二月緩緩逼近所帶給他的感受大不相同。他努力尋找最精確的字眼，好形容自己的感覺。

喬納思對遣詞用字一向小心翼翼，不像他的好朋友亞瑟，老是說得太快，又夾七夾八的，單字和片語亂用一通，說到最後，讓大家聽也聽不懂，而且還很有「笑果」。

喬納思微微一笑，想起那天早上，亞瑟跟平常一樣又遲到了。當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衝進教室時，大家正在唱頌早晨的聖歌。等全班同學唱完最後一段愛國者的讚美詩，坐回自己的座位時，亞瑟仍舊杵在那兒，按照規定的向大家道歉。

「很抱歉，我為共同學習的班級添加了麻煩。」亞瑟一邊喘氣，一邊快速的說了一遍標準道歉語。導師和全班同學都耐心的等待他的解釋。有的同學則在竊笑，因為大家已經聽過太多次亞瑟的解釋了。

「我準時出門，但是騎車到養殖場附近，看見工作人員還在為鮭魚分類，我實在憂心如焚，就呆呆立在旁邊看著。」

「我向所有等待的同學道歉！」

最後亞瑟說完，將縐巴巴的袍子撫平，坐了下來。

「亞瑟，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全班整齊劃一的唸誦標準答覆，許多同學咬住嘴唇，以免笑出來。

「亞瑟，我接受你的道歉。」導師也微笑著說：「此外，我還要感謝你又提供一個機會，讓大大家上上語文課。用『憂心如焚』這個詞來形容分鮭魚的情景，太強烈了一點。」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下「憂心如焚」四個字，接著又在旁邊寫出「心煩意亂」四個字。

喬納思快到家了。一想起這件事，不禁又笑了起來。他一邊想著，一邊把腳踏車停進門邊窄窄的停車位。他也知道用「恐懼」這個字來形容自己的感覺是不對的。現在十二月就要到了，這個形容詞太強烈了。



這個別具意義的十二月，他期待已久。既然日子就快到了，他也不用再恐懼了。但是他很……急切。沒錯，就是這個字眼，他急切的希望日子快點到。當然，他也很興奮，所有十一歲的孩子對未來要做什麼，都很興奮。可是一想到可能發生的狀況，他不禁又緊張得哆嗦了一下。

焦慮，喬納思決定了，用這字眼來形容自己目前的心境最準確。

「今天晚上誰自願第一個分享感覺呢？」在晚餐的最後分享時段，喬納思的爸爸問。

每天晚上分享個人的感覺，是每戶人家的例行活動。有時候，喬納思和妹妹莉莉會為了誰先講話而起爭執。他們的雙親也會在每天晚上說說他們的感覺，不過，就像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大人一樣，他們不會為了誰先誰後費心思。

喬納思今晚也不會。今天晚上他的感覺太複雜了。他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即使他知道爸媽會給他協助，他也還不急著跟大家述說自己錯綜複雜的情緒。

「妳先，莉莉。」他對妹妹說。莉莉才七歲，還非常小，她正不耐煩的坐在

椅子上扭來扭去。

「今天下午，我好生氣，」莉莉開始說話：「我們幼兒園這一班原本在遊樂場玩，突然來了另一個也都是七歲孩子的團體。他們完全不遵守規則。其中有個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男孩，直接插隊到最前面去溜滑梯，根本不管我們這些排隊等候的人。我很生氣，就把手握成拳頭，像這樣。」

莉莉她把手握緊，變成拳頭狀。家人看她做出這個挑釁的動作，不禁微笑了起來。

「為什麼妳會覺得這些遊客不守規矩呢？」媽媽問。

莉莉想了一下，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們的行為就像……就像……」

「動物？」喬納思猜，一邊哈哈笑。

「沒錯，」莉莉也跟著哈哈笑，「就像動物。」

沒有一個孩子確切的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不過，大家常用這個字眼來形容沒有受過教育、笨拙或環境適應不良的人。



「這些遊客是從哪裡來的？」爸爸問。

莉莉皺皺眉頭，努力回想。「導師說過，但是我想不起來。我想我沒有很專心聽。他們是從另一個社區來的，他們很早就出門，必須在巴士上吃午餐呢。」

媽媽點點頭，「妳想，會不會是他們的規矩跟我們的不一樣？所以不知道妳們遊樂區的規矩？」

莉莉聳聳肩，點點頭，「可能是吧。」

「你們不是也曾經拜訪過其他社區嗎？」喬納思問：「我們這班就常有這種活動。」

莉莉又點點頭，「我們六歲時，曾經去另一個社區參觀，一整天都跟他們六歲的班級一起生活。」

「在那裡妳有什麼感覺？」

莉莉皺皺眉頭。「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的方法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學習一些我們還沒學過的習俗，所以我們覺得自己像笨瓜。」



東方出版社

爸爸興味十足的聽著。「我想，莉莉，」他說：「那個男孩為什麼不守規矩，妳看，那個男孩來到一個新地方，完全不懂這裡的規矩，他會不會也覺得很奇怪，覺得自己像笨瓜？」

莉莉想了一會兒，最後說：「會。」

喬納思說：「我覺得他滿可憐的，雖然我不認識他，但是想到有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對什麼都好奇，又時時覺得自己很笨，我就為他感到難過。」

「妳現在有什麼感覺呢？莉莉。」爸爸問：「還在生氣嗎？」

「不生氣了，」莉莉肯定的說：「我想他的確很可憐。很抱歉我曾經氣得握拳頭。」她微微一笑。

喬納思也對妹妹笑了笑。莉莉的感覺非常直接、單純，也非常容易解決。回想自己七歲的時候，應該也是同樣的狀況吧！

接下來輪到爸爸說話了，雖然喬納思不夠專心，但仍禮貌性的表現出聆聽的模樣。爸爸解釋當天因為有個新生兒長得不大順利，讓他十分擔心。喬納思的爸





爸是個養育師，每位新生兒在生命初期，不管是身體或情緒上的需求，都由像他這樣的養育師來負責打理。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喬納思很清楚，但是他對這項工作始終不感興趣。

「小寶寶是男生還是女生？」莉莉問。

「男生。」爸爸說：「長得很討人喜歡，性情也很好。但是他的成長速度跟不上同齡的孩子，又睡得不安穩。我們把他轉到特別看護區，給他補充更多的營養和照顧。但是，委員會已經在考慮要將他解放。」

「天哪！不會吧！」媽媽同情的叫了起來，「我知道你一定會很難過的。」  
喬納思和莉莉也同情的點著頭。解放新生兒總是傷感，因為他沒犯什麼錯，就喪失了享受社區生活的機會。

「解放」通常用來懲罰，只有兩種情況例外：一個是對老年人的解放慶典，歡慶一生豐足圓滿；另一個就是新生兒的解放儀式，讓人有萬般無奈的感覺。對於養育師，比如像爸爸這樣的人來說，那無異是宣稱自己任務失敗一樣，幸好這

種情況很少發生。

「不過，」爸爸說：「我會加把勁努力改善的。我要求委員會允許我晚上帶他回家過夜，希望你們不介意。你們也知道那些夜班養育師的水準。我認為這個小傢伙需要特別的照顧。」

「當然沒問題。」媽媽說。喬納思和莉莉也點點頭。他們以前就聽過爸爸抱怨晚班工作人員的素質不佳。由於要求不嚴，所以晚班的養育工作都由一些缺乏興趣、技術較差，或無法勝任白天工作的人來擔任。也因為這樣，有許多晚班的工作，是由申請不到配偶的人來執行的，偏偏他們天生缺乏跟別人互動的能力，而這卻是建立家庭的必備條件。

「也許我們可以把他留下來。」莉莉露出甜美的笑容，裝作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喬納思很清楚，那表情是裝出來的，其他家人也都明白。

「莉莉，」媽媽笑著提醒她：「妳明明知道規矩。」

兩個小孩——一男加一女，這是每個家庭的標準模式。社區法則裡寫得清清



楚楚。

莉莉咯咯的笑了起來。「好吧！」她說：「我還以為可以破例呢。」

接下來輪到媽媽說她的感受。媽媽在司法院地位崇高，今天她審判了一位有前科的違規者。她原本希望這個人在上次犯規後，接受了公平的懲罰，會重新開始工作，融入家庭生活，沒想到他又被帶到她面前。她感到無比的沮喪和憤怒。她竟然對他的人生毫無影響，這一點甚至讓她覺得愧疚。

「連我都替他憂心，」她承認說：「你們也知道，法則上明明白白的規定，沒有第三次機會了，如果第三次違規，就只有解放一途。」喬納思打了個冷顫，這種事發生過。在他十一歲的班上，有個男孩的爸爸在很多年前被解放了。沒有人敢提這件事，因為不榮譽的事是禁止討論的。這實在太難想像了。

莉莉站起來，走到媽媽身邊，輕撫著媽媽的手臂。

爸爸從他的座位上伸出手，握住媽媽的手。喬納思則握住媽媽的另一隻手。

他們輪流安慰媽媽，很快的，媽媽重展笑顏，她謝謝大家，說自己的心情好

多了。

分享的儀式繼續進行，爸爸問：「喬納思，你今天是最後一個喔。」

喬納思嘆了一口氣。今晚，他寧可把自己的情緒隱藏起來，不過，當然嘍，這是違反規定的。

「我非常焦慮。」他承認道，一邊心底暗自高興，終於找到貼切的字眼。

「為什麼會這樣呢？兒子。」爸爸露出關懷的神情。

「我知道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喬納思解釋：「而且每位成年人都通過了這關。我知道爸爸是，媽媽也一樣。現在十二月就快到了，一想到典禮，我就焦慮不安。」

莉莉張大眼睛往上看，用敬畏的聲音小小聲說：「十二歲的典禮吔。」即使是小孩，就像莉莉，或比她更小的，也都知道自己未來要經歷這道關卡。

「我很高興你說出自己的感受。」爸爸說。

「莉莉，」媽媽對小女孩招招手說：「去做該做的事，先把睡衣換上。爸爸



和我留在這裡，跟喬納思再多談一會兒。」

莉莉嘆了一口氣，順從的爬下椅子。「是個別談話嗎？」她問。

媽媽點點頭說：「對，我們要跟喬納思單獨談一談。」

